

西更道街是济南最有特色的老街巷之一。巷子能并排通过两三个人,这在济南老街巷里算不上窄,但因为其直而长,所以就显得窄了。这条巷子温婉蔓延,从济南最繁华商业街泉城,经过曲水亭街,直达济南标志性风景区大明湖。

这里地处泉城心脏,西更道街是穿越都市中心的长长血脉。这里隐藏着诸多有名的无名的泉水,明净清澈的血液,奔涌流淌着,滋养着历史人文及百姓生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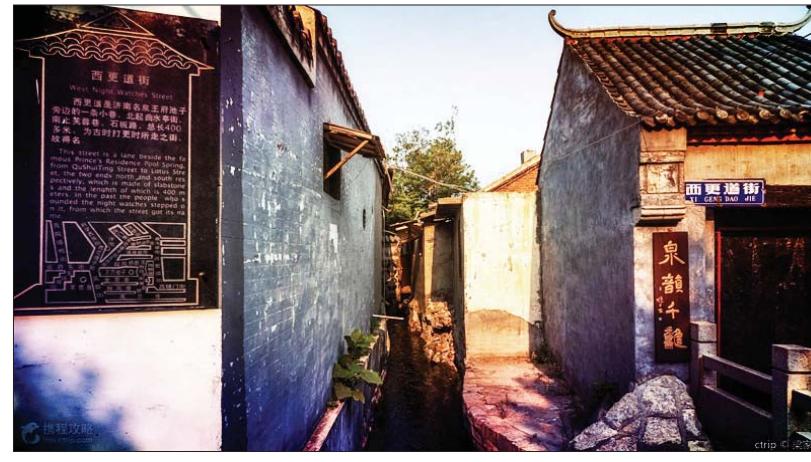
小巷平常行人稀少时,颇有点戴望舒“悠长悠长的小巷”的感觉,让人不觉产生“遇见一个丁香一样的姑娘”的愿望。这个愿望不难实现,不久便可遇上一位亭亭玉立的济南姑娘。不过,济南姑娘不像丁香,更像向日葵,有着阳光的明媚和洒脱,不失温婉和秀美,又带点质朴,和济南古典街巷的气度悄然融合。

西更道街一边是传统特色民居,一边是省府大院的白色砖墙。蔷薇花密密地织了半墙,繁花锦绣,花香沿着长长的巷子如泉水一样细细潺潺。

节假日这里人流熙攘,却不喧嚣。人们似乎不愿意打破诗人笔下那寂寥幽长的味道。午后,青石板路上洒下班驳的日光,猫儿躲在旧旧的木门后无忧无虑呼呼大睡。偶尔会遇见一间小店,店主也不招揽生意,懒懒地躺在竹椅子上似睡非睡。风轻轻地摇曳着,小巷有一种氤氲的慵懒和惬意。

曾经有一段时间,在一处路口交叉处,略显粗糙的石板台上,展示着一架古老织布机。这种原始的织布机我小时候见过,被弃置一间旧屋子里,后来被劈了当柴烧了。这架在城市老街角落被当做民俗文化展示的织布机,让这条街蓦然又退回去半个世纪。我对这种织布机应用功能的记忆很模糊,仿佛记得祖母坐在织布机上劳作,那有节奏的“呱哒,呱哒”的织布声,是我意识朦胧时最初的音乐熏陶。有时候祖母一边织布一边唱着乡间俚曲。那种淳朴甘醇的感觉一直留在我生命最初的印记里,愈成长愈美好。

与其他老街巷一样,这里的居民主要是老人。一位老太倚着街口青石台与一位老翁闲谈。两人手里都拎着布兜,这是济南老人出门携带的购物工具。布兜里装着时鲜菜蔬,一般还会有馒头和烧饼之类的主食,这是济南老人的饮食习惯,一定要有面点主食,不然就跟没吃饭一样。两人操着地道的济南方言聊



▲济南西更道街



明府城史话

投稿邮箱:liziaoxie@163.com

西更道街 岁月长

□李晚照

着,说来说去还是家庭和儿女。两人大概是许久未见了。

老太:“老哥,你今年多大岁数?”

老翁:“我今年七十五!”

老太:“还没我大呢,我七十八!身子骨还行吧?老伴还好吧?”

老翁:“我还行,老伴身体不大行了,基本上上下不了地,我伺候着!”

老太:“哎呦,你看看!几个孩子?都在身边吗?”

老翁:“一儿一女,都在外地上班!唉,反正也指望不上!自己身子好比啥都强!”

这样的对白在不同的地方反复上演着,留下无数次的纠结与遗憾。夕阳洒了两位老人一身的金黄,又带着落幕的暗淡,有一种淡淡的暮年的忧伤。不知道还有多少老人留守在这里,这里曾

经有他们繁华灿烂的青春,有着为事业和家庭拼搏的汗水和足迹,如今留下的是份执着的对故园的守候。

这些古旧的老街巷,其实就是先辈们的足迹。每一座城,每一方故土,都在上演着先人们或喧嚣传奇或平淡琐碎的故事,等年华老去,便尘封在砖瓦尘土之中。伟大的人留下一段历史,大多数平凡的人只在斑驳的巷子里留下剥落的尘埃。

这条街巷沟通主要商业中心,衔接曲水亭艺术休闲街,因此经常会有一拨拨年轻人的身影如喷薄的泉水一样涌动。他们激扬的青春偶尔会打破小巷的宁静。让这条悠长的古街巷充满新鲜的活力。一次闲逛,突然之间,有摩托巨大的轰鸣声传来,连着几辆越野摩托呼啸而过!骑士们年轻洒脱颜值颇高,激情奔放,让人在小小惊吓之后不得不原谅他们的喧嚣,同时羡慕他们张扬的青春,也瞬间明白,这里是繁华都市的中心地带。而且,这条巷子足够长足够直,骑士们可以畅通无阻,撒欢驰骋!

西更道街,岁月悠长,而正因为它足够长,可以让一代代的青春自由徜徉。

不管岁月如何变迁,街道如何古老,年轻人永远是一座城市的主宰,生生不息。先辈们是这古老街道一块块铺路的青石,在上面撒欢的永远是各种张扬的青春,完成一座城的更迭与勃发!

一座城一代人的故事便以巷子为卷轴,或工笔,或写意,浓浓淡淡地挥洒……

【收藏济南】

□刘荣芹

珍贵的洋酒瓶

急匆匆地从外边进来,说:“今天遇到一件蹊跷事。”原来他清晨去四里山文化市场,看到有两个学生在卖自己画的素描画,无意中瞥了一眼,一张画让他心里一惊,忙问这张画是比着什么画的。一个学生笑着说:“大爷,这是个外国酒瓶子,上面还有几行英文,我就是比着画的。”父亲又问:“你是比着图片画的,还是比着瓶子画的?”“比着瓶子画的。”学生回答。这不就是早年卖掉的那个带把手的洋酒瓶吗?父亲忙问这个酒瓶子在哪里,学生说是在菏泽一个卖古玩的地摊上看到的,觉得挺特殊,经过人家同意就比着画下来了。父亲问:“你还能联系上那个人吗?我想买他这个酒瓶子。”学生说:“我家就是菏泽的,可以给他捎个信。”

那时候通讯落后,再想见到那两个学生也不是容易事了。从那以后父亲就惦念着这档子事,每逢星期天就去文化市场,但再也没有见到那两个学生。几个月后的一天,奇迹出现了,在四里山文化市场的地摊上,他一眼见到这个瓶子,喜出望外,伸手拿过来,翻来覆去地看。摊主见状说:“这个酒瓶俺不卖,是两个大学生托人捎话让俺拿来他们画画用。”父亲问:“见到他们了吗?”摊主说:“来了两天了也没等着人。”父亲说:“你今天也不一定能等着,既然联系不上,就卖给我吧。”那人想了想说:“你拿30块钱吧。”这时几个人围上来,其中有个干部模样的人一身笔挺的中山装,长得又白又胖,笑着问父亲多大年纪了,父亲说八十二了,那人不解地问:“你这么大岁数了,花这么多钱买个酒瓶子有用吗?还不如买点好吃的上上

营养呢。”父亲回答:“你说的是给身体上营养,我这是给精神上营养啊,看见这个酒瓶子我比吃一顿酒席还高兴呢。”父亲拿着酒瓶子走出好远,回头看那些人还在不解地望着他。

那天我回娘家,父亲很兴奋地把酒瓶子拿给我看。这个瓶子高20厘米左右,自拦腰分为两色,下面是白瓷,上面是酱色。白瓷面上写了几行外文(经翻译,此酒名为“霍尔曼威士忌”),中间是戴皇冠的国王头像,自肩部有把手,瓶颈很细,瓶口很小,周边带槽,留有倒酒的小口。我掂了一下,挺沉呢。父亲盯着酒瓶分析说,这瓶子应该是给船员用的,分量重,做得墩壮,船只颠簸时不容易歪,起码也有百十年历史了。我问怎么知道呢?他说,你摸摸瓶底这么滑溜,要是年份少,瓶底应该粗糙,再说我买原先那个瓶子是解放前,距今已经50年了。

父亲88岁那年离开了我们,他走后,姐姐把他收藏的两大箱精品酒瓶子给了我,说你家收藏酒瓶,就拉走吧。

又是几年过去了,一次我们去威海旅游,参观了威海市博物馆,在英军占领威海的实物展品柜前,我一下子呆住了,里面摆放的两个酒瓶和父亲的那个是一母同胞,原来这个酒瓶竟是一件历史文物啊。回到济南第一件事,是跑到地下室,从铝合金架子上的几百个酒瓶子中找到了它,抱在怀里进了家门,把它擦得干干净净摆到书房中的红木展柜中。望着它我想到,这个酒瓶曾经历过海上风浪,曾见证过英军占领威海的过程,它目睹了中国的百年沧桑,是一件珍贵的文物。

【城市记忆】

洋画琐忆

□张稚庵

上世纪40年代末,我上小学不久,受同学影响,耽迷上玩“洋画”。当年,物质匮乏,儿童生活尤为单调枯燥,玩洋画,成了孩子们娱情遣兴之乐。

清末时,外国人在中国建烟草工厂,如英美烟草公司、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,制成烟卷售于国人。烟卷远比旱烟、水烟味佳而便捷,吸烟者遂纷纷弃烟袋锅、水烟壶,转而吸烟卷。因是舶来品,故称“洋烟卷”。一盒装10支,商标五花八门。外商为吸引顾客,凡上、中等香烟里,每盒都附有一张长约二寸、宽一寸多的硬纸彩色画片。画笔精致,印制讲究,随烟奉送,人们把它叫“洋画儿”。画片内容,形形色色,美不胜收。大致有历史人物、成语典故、古典文学、市井风情、民间故事、名胜古迹、戏曲百出、儿童游戏等,可谓“观古今于须臾,抚四海于瞬。

吸烟的人,一般不欣赏洋画,随手丢与儿童。我便从家长、亲友、世交、邻居那里淘洋画,日久天长,集腋成裘,兴趣愈浓。往往与同学各出所有,互相炫耀,自夸自赞。“老刀牌”和“红锡包”里的水浒人物很精美,当有了“黑旋风李逵”、“豹子头林冲”、“鼓上蚤时迁”等十几张后,得陇望蜀,进而思集全套108张,其中“及时雨宋江”十分罕见,须用二十张换一张,某次我与西邻小友换了一张,高兴得我早晨一睁眼先看“及时雨”。还有哄传一时之说:谁能把“黄金龙”香烟里的“封神榜人物”128张集全,可换黄金一两。“黄金龙”一盒六角,能买十二斤面粉,有几人抽得起?不过是商家使出的促销花招罢了。

有张洋画上画一战将,身披盔甲,站立船头,怀里还抱一婴儿。童年好奇,懵懂不解,幸好街邻中有位“百事通”老汉,我叫他“龚二伯”,去问他,他找出一本线装的“三国演义”有声有色地讲了一段“赵云拦江夺阿斗”的故事,从此我对《三国演义》有了很深的印象,上初中时,读的第一部古典小说就是此书。

洋画的“二十四孝图”上有一张“孝感动天”,画的是舜在历山用两只大象耕田,又听说历山即是千佛山,便星期天约同学去登山。举目远眺,平畴漠漠,天风吹面,不禁心驰神往:原来,古时这里曾有大象徘徊于田亩之中。

如果说洋画里的人物和故事是珠辉玉映的话,那么其“戏曲百出”则是引人入胜的灿烂一格。有一出戏,画一长须老头,背负一小孩,旁有一树,树上还绑着个孩子,像是在呼救,老头还回头望着,栩栩传神。这演的什么呢?我对被绑的孩子非常怜悯。上面有四个小字,经请教才知道念“桑园寄子”。至于剧情,问了了几位长辈都茫然不知,说要问戏迷才行。我纳闷极了,欲“打破沙锅璺到底”,恰巧有位同学其父在青龙桥的友联京剧团里当“箱倌”(管理戏装、道具者),他几乎每晚去戏院帮父亲干零活。我把想看“桑园寄子”的事告诉他。他说,剧团里有三个和我们年龄相仿的孩子“跟班学艺”,有两个就曾演过“桑园寄子”。我听了很兴奋,从此隔三差五随他去戏院。不久,还和这三个小孩成了好友。某晚终于看了这戏,并不懂,觉得无趣。而后我还是常去那里找玩伴。两年过去,万没想到,耳濡目染,我对京戏竟看上瘾,一听二黄,顿忘烦恼,乃成生平之酷爱。其因缘实肇始于一张洋画。

洋画也曾是城市生活底层孩子们的玩具,当年,小胡同里,四合院门口的石阶上,小庙前的空地上,常常看到三五成群的孩子或蹲、或跪、或趴在玩洋画,有两种玩法,其一是一方用一张或数张洋画,平放于地上,另一方用一张洋画猛力摔下,利用扇劲儿及震动,使地上的洋画翻转过去,就算赢了。若没成功,你再拿出洋画铺地,由对方来扇。此游戏称“扇洋画”。还有一种“拍洋画”,即双方轮流以手掌用力拍地面,使洋画翻过去,以决胜负,尽管衣服沾土,手也拍疼,依然乐此不疲,还传出阵阵呼叫、欢笑……

缤纷的洋画是昔年儿童的恩物,启蒙良多。韶华易逝,一旦追忆,恍如隔世。